

深秋的深处

文/郭建光

秋收已过，麦子已种，沿河的村庄满目萧瑟，村头村尾一垛垛柴草如起伏的小山，依偎在一家一户的门前屋后。屋檐下编好的玉米鲜艳夺目，屋内秋粮满仓，灶膛前的炉火映红了忙碌的黧黑的面颊，幸福如影随形，一如静水流深的沙河，有村民戴着斗笠撑着独木舟，握着一柄单薄的桨，小心翼翼地在水面布置细密的洁白的网。

如果不是这场连绵不绝的秋雨，那些遗留在土壤深处的花生依然会被老头老太太一遍遍拿着钉耙寻觅，而篮子里洁白的花生、被老鼠啃食残留的玉米棒、一哄而散的蚰蚰，构成深秋沿河两岸瑰丽的秋色。

那个清晨，太阳冲破晨雾姗姗来迟，路边赋闲的婶子大娘站在门口端着菜，一边吃一边说着当年的收成，见到路上的行人会热情地询问吃过饭没有，一些熟悉的人会大声喊着“来家吃饭”。邻居家大姐从村东嫁到村西，心的距离从未走远。这个大姐的父亲生病后，她买来村民刚捉的老鳖，配以偏方炖煮。床头的小炉上砂锅里水雾弥漫，门后的一个沙堆里还有两只被绑了脚的老鳖正在试图钻进沙土。没过多久，这个大姐的父亲去世留下老母亲，尽管自家条件不好，可是大姐对母亲的孝心让我们这些邻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每次从这个大姐嫁人的地方经过，大都会看到她端着盆子背后甩着长长的麻花辫，下河洗衣服；或是在小溪边奋力地冲洗化肥袋子，忙忙碌碌，与小溪边成片的刺鼻的臭绣球一起，成为那个时期挥之不去的记忆。

走出村口，穿过曲曲弯弯的路，南边有一个村庄沿河而建，这里沙土非常适合种植花生，产量高、质量好，我生平吃的第一捧花生就来自这里。

每年的秋忙假，我们大大小小的人儿都会如约到田地里寻觅遗落的花生，对我而言，这些花生不仅仅是崭新的课本、铅笔，还有悄悄塞进嘴里花生带来的来自土地的新鲜滋味。

我毕业后工作格外难找，但不等不靠养活自己的执念从未远去。在逆境中不肯放弃，不是表明每个人多么有勇气，而是面对冰冷的现实，究竟是随波逐流还是绝地而生，这些都是自小摔打淬炼的生存本能。而这些随着年岁的增长从未远离。也许这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博弈共存的一种状态。

深秋从一场黎明前的大雾延宕开来，推开吱呀作响的门，满眼的浓雾飘进瓦房，剧烈的咳嗽声划破浓雾，路上收拾牛粪的大爷，在一遍遍收拾着村庄，打量着清晨熟悉又熟稔的环境。日子平平淡淡，白昼深夜更迭，滴漏镌刻在时间之钟，有人奔跑就会有人跌倒，有人呜咽就会有人木讷而隐忍。世界之奇，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直到有一天，来自村庄的粮食托运到繁华的都市，进入每一餐每一人的口腹，才变得大不相同。

那时的农村促狭而平凡，人们从一叶落而知秋冬即将到来，物候学从未有人专门传授，却如刻在脑海中准确而精密，秋收冬藏，春花秋月，村南小溪边那丛生的臭绣球多彩而令人厌恶，生活既然如蜜饯般可口，就一定会有心头的隐忧在一次次提醒着我们时时负重前行。

尽管筌路蓝缕，依旧大道坦途。一如村西头的那条经久不息的小河，时而涓涓细流波平如镜，时而大浪滔天浊浪滚滚，时而声如饕餮震耳欲聋，时而水尽河枯霜雪覆盖。

那个秋到深处的寒凉，那段村头戏台上演的剧情，似乎要把满目的苍凉一一掩盖，那些落尽的繁华，那些黑黢黢的树干，那些隐藏在心头春天洁白的梨花，夏天诱人的果实，秋天富足的金黄，都被寒夜的疾风一扫而光。

深秋的深处，一定是推窗飘来的雪绒花，神秘，缥缈，轻盈，执着而清冷。

饮茶看花就是理想生活

文/余子愚

雨天，我和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访一名脱贫户。我们冒雨走进桑园，首先看到的是绿色、硕大的桑叶，其次在枝干上看到青、红、紫三色桑葚，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成熟程度。

自从小时候冒险爬树摘桑葚后，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采摘过桑葚了。吃着桑葚，我想起正在读的毕亮新著《饮茶看花就是生活》，其中一篇文章正是《桑葚》。

毕亮写的是大学校园家属院内的几棵桑树生长在家属楼后，待他想吃桑葚时，低矮处的熟桑葚都被孩子们摘完了。他只得摘几个还未熟透的青桑葚以慰乡思之苦。殊不知，青桑葚之酸涩，已经许多年不曾尝过了。吃了一口，差点吐出来，还是咽下去了，这有点像是在西域大地第一次喝白酒。

我和毕亮相识多年，印象中毕亮是不喜欢喝酒的，他喜欢喝茶胜过喝酒。《饮茶看花就是生活》第一辑全是关于喝茶的文章，毕亮还总结出了喝茶的经验——

捡石头讲石缘，喝茶更讲茶缘。《砖茶》

大概是因为住在新疆10年，身上的水分早已被西域的太阳和风蒸发、吹干了，迫切需要几杯茶水补充身上欠缺的水分。《六安瓜片》

毕亮，1985年生于安徽桐城，2004年到新疆至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目前来看，毕亮的写作以散文见长。事实上，毕亮最初是一名诗人，转写散文的同时，他还时常撰写书

评、书话，且风靡一时，《文汇报》《天涯读书周刊》等全国具有影响力的读书媒体上，他是常客。

《饮茶看花就是生活》全书共分“故人寄茶”“明月味道”“草木有心”“乡食记闻”4辑，分别从茶食、风味、草木、人情等方面来观照一个异乡人在他乡的历程，记录心迹、展示生活。作者笔下的草木虫鱼、茶食瓜果，简洁而韵味颇足。

读《饮茶看花就是生活》，能读出满纸的茶香、瓜果香、花香和菜肴香，是一次难得的悦读之旅。不仅如此，该书还是一本奇书，作者虽低调自称“喝茶不讲究”“没搞清楚瓢儿菜到底是什么菜”“没把花草的名称记住”“对美食、美景的追求远远没有对书页那么盛”，但还是才华横溢地洋洋洒洒写出一本大作来。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草木有心”专辑中，写了芍药却没有写牡丹，尤其是甲天下的洛阳牡丹。因为毕亮坦言“其实没见过芍药，但还是想写写它”，所以不写牡丹不可原谅。另外，在“乡食记闻”专辑中，毕亮写了羊肉泡馍，却没有写牛肉汤和豆腐汤。

毕亮是“汪迷”（汪曾祺），也是“孙迷”（孙犁），他在《酸菜鱼》一文中自谦道：“即使已经30岁，为文到底还是没有长进，还是孙犁先生说的：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指人生）写成一篇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文章。”

其实，毕亮比我更明白，小文章难写，因为小文章有着大趣味。

毕亮饮茶看花的生活令人羡慕，因为这正是大家追求的理想生活。



殷建军/图

文/王凤芸

夜凉如水

总有那么几个夜晚，夜已很深了还固执地不想睡觉，独坐在凉台上，相望星月。

常常是月朗风凉的夜晚，习习的清风吹拂着，一弯朦胧的月穿过如烟似雾的云层，白苍苍地斜挂在深蓝的高空，夜气如水，浸透大地，会看到云轻烟似的慢慢飘动在静谧、深邃而遥不可及的夜空，仿佛是为了慰藉我一个人的寂寥，欣然与我相陪。

凉台外，远处的楼房像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银河如缠绵于青山之上的一条灰色丝带，若隐若现。近处的楼群缝隙间的树木沙沙摇动，浴着月色，看上去淡如轻烟。月光泻在凉台上的几棵花草柔嫩的叶子上，银光闪闪，斑驳的黑

影杂着月光落在花盆边的地上，忽明忽暗。夜露渐渐沁上来，阵阵夜风吹过，许多窗户的灯都已熄了，它们的主人正沉睡在梦乡。虫子们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嗡嗡唧唧，想必它们也是为了贪图夏夜的丝丝凉意而不肯噤声吧。偶尔，有谁家勤劳的狗汪汪的叫声穿透夜空，有闹夜的孩童哇哇的哭声，还有幽怨的妻子吵骂醉酒丈夫声嘶力竭的诉说；有时，细听，竟也能听到一两声蛙鸣。在此间呆呆坐着，静待良久，夜美如梦境，月华似水，身如浴水中，我竟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是游在水草丰美的河里的一条自由自在的鱼。

一个人在这样苍茫的夜里，思绪总是在宁静的心海徜徉，很容易抚今追昔、浮想联翩。夜凉如水，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无法忘却。